

反身代词的第二语言得考察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9-04-1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翟, 勇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4945/00026420

汉语反身代词的第二语言习得考察¹

翟 勇

关键词：汉语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母语影响

1. 引言

Chomsky (1981) 提出约束理论 (Binding Theory) 以后，对于反身代词（例如，英语：himself；汉语：自己，他自己；日语：自分，彼自身）的理论研究成为焦点话题。随着反身代词理论的发展完善，反身代词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在研究汉语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的先行研究中，以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对象，并且仅研究汉语简单反身代词 (bare reflexives, 例如：自己)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很多。母语是其他语言的汉语学习者，以及关于汉语反身代词多形态的先行研究很少。本研究以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对象，考察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和汉语复合反身代词 (compound reflexives, 例如：他自己) 多形态的第二语言习得。因为日语和英语的反身代词有可比性，汉语和日语的简单反身代词和英语反身代词很不相同，但是汉语和日语的复合反身代词和英语反身代词很相似。

我们在反身代词的母语习得以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语法书中都不会提及反身代词的所指问题，学习者也不会得到任何指导或提示，所以反身代词的习得反应了我们内在语言知识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反身代词的习得研究能更好的探究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是否对第二语言习得起作用。普遍语法是儿童天生具备的构成语言习得者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大脑具有的与语言知识相关的特定状态。儿童由于具备普遍语法，所以在只能接触肯定证据 (positive evidence) 而没有否定证据 (negative evidence) 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日常语言接触中知道反身代词可以指向谁，但并没有反身代词不能指向谁的语言接触状态下，儿童也能正确理解和习

¹ 本研究是日本學術振興会科研費基盤研究 (C) 研究課題「照応表現第二言語習得研究 - 中国語・日本語・英語を中心に -」(研究代表者：翟勇，課題番号：17K02968) 的一部分。

得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是否也和母语习得一样，在没有足够的语言接触的情况下也能习得。即，普遍语法能否也可及到成人的第二语言习得，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点之一。本研究主要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① 日语反身代词和汉语反身代词特征一致，英语反身代词和汉语反身代词不一致。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是否比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容易习得汉语反身代词？
- ② 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究竟有什么影响？母语和第二语言特征一致是否会正迁移促进习得，不一致是否会负迁移阻碍习得？
- ③ 儿童天生具备的语言初始状态的普遍语法对第二语言习得是否起作用？

2. 汉语，日语，英语反身代词

当我们听到“特朗普”这个名字时，没有任何语境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和理解。但听到“himself”时，我们除了单数第三人称男性之外，并不知道其所指。在“John_i said that [Tom_j criticized himself_{i/j}]².”这句话中，“himself”的所指通过先行词 (antecedent) “Tom”来实现。Chomsky (1981) 把“himself”这样需要先行词的词语统称为照应语 (anaphor)。照应语必须在 [Tom criticized himself] 这个管辖语域 (governing category) 内受约束，因此“himself”只能指“Tom”，不能指“John”，因为“Tom”在管辖语域之内，而“John”在管辖语域之外。Chomsky (1981) 认为这类约束现象是语言的普遍规律，称之为约束理论。

Chomsky (1981) 提出约束理论以后，反身代词的指向理论研究成为热门话题。汉语反身代词和日语反身代词是讨论最多的语言。因为汉语和日语反身代词有与英语反身代词相同的一面，也有完全不同的一面。汉语反身代词和日语反身代词在结构形态上分为复合反身代词和简单反身代词。英语只有复合反身代词。复合反身代词，比如，英语的 himself/herself，汉语的“他（她）自己”，日语的「彼（彼女）自身」。简单反身代词，比如，汉语的“自己”，日语的「自分」。(1)-(10) 是汉语，日语，英语反身代词的例子。

- (1) 张三_i 认为 [李四_j 相信 自己_{i/j}]。
- (2) 張三_i は [李四_j が 自分_{i/j} を 信用している] と思っている。

² 同一指标时用相同英文符号表示。如果英文符号前加*，表示不可以同指。

- (3) Zhangsan_i thinks [Lisi_j trusts himself^{*i/j}].
- (4) 张三_i 认为 [李四_j 相信 他自己^{*i/j}].
- (5) 张三_i は [李四_j が 彼自身^{*i/j} を 信用している] と思っている。
- (6) 张三_i 给了 李四_j 一张 自己_{i/j} 的 照片。
- (7) 张三_i は 李四_j に 自分_{i/j} の写真を あげた。
- (8) Zhangsan_i gave Lisi_j a photograph of himself_{i/j} .
- (9) 张三_i 给了 李四_j 一张 他自己_{i/j} 的 照片。
- (10) 张三_i は 李四_j に 彼自身_{i/j} の写真を あげた。

(以上笔者造句)

例句 (1) - (5) 是有限复句 (embedded finite clause), (6) - (10) 是双宾语单句 (uniclause)。通过 (1) 和 (2) 的例子, 可以知道汉语的“自己”, 日语的「自分」和英语 (3) 不一样, 不符合 Chomsky (1981) 的约束理论, 可以指向管辖语域之外的“张三”。所以汉语的“自己”, 日语的「自分」又被称作可以长距离约束 (long distance binding) 的反身代词。此外, (6) 和 (7) 也反映了汉语的“自己”, 日语的「自分」和英语 (8) 不一样, 汉语的“自己”, 日语的「自分」只能指向主语, 被称为主语指向性 (subject orientation), 但英语 (8) 的例子, 主语和宾语都可以成为反身代词的先行词。虽然汉语和日语简单反身代词和英语复合反身代词的所指不一致, 但是 (4), (5), (9), (10) 的例子, 可以看出汉语和日语复合反身代词和英语复合反身代词所指一致。反身代词的所指与其形态构成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简单反身代词能长距离指向, 复合反身代词只能局部指向。简单反身代词的先行语只能是主语, 复合反身代词的先行语可以是主语和宾语³。表 1 总结了汉语, 日语, 英语反身代词所指异同。

³ 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反例, 本研究中使用的句子与这些反例无关, 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结果。

表1 汉日英反身代词所指异同

反身代词结构形态		有限复句		双宾语单句	
		短距离主语	长距离主语	主语	宾语
简单反身代词	汉语“自己”	○	○	○	×
	日语「自分」	○	○	○	×
复合反身代词	汉语“他（她）自己”	○	×	○	○
	日语「彼（彼女）自身」	○	×	○	○
	英语“himself / herself”	○	×	○	○

3. 反身代词理论研究与第二言语习得研究

汉语和日语反身代词是违背 Chomsky 约束理论的照应语。语言学者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解决违背 Chomsky 约束理论的照应语。有的语言学者试图在句法上解决，一部分学者认为长距离反身代词不属于照应语，应该归属于新的一类名词 (Wang and Stillings, 1984; Mohanan, 1982)，一部分学者通过移位将长距离约束转为局部约束 (Battistella, 1989; Cole, et al., 1990; Cole and Sung, 1994; Huang and Tang, 1991)，一部分学者将管辖语域扩大 (Yang, 1983; Manzini and Wexler, 1987)，一部分学者认为不通过移位而是形成语链使之可以长距离约束 (Progovac, 1992, 1993; Tang, 1994; Nishigauchi, 2014; 西垣内, 2012, 2014)。

在约束理论之前也有对于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的先行研究，但由于缺少理论框架，所以对于结果的解释并不充分。Manzini and Wexler (1987) 提出了管辖语域参数化 (Governing Category Parameter)。他们所定义的管辖语域有五个参数值，这五个参数值组成参数列，英语参数值最小，管辖语域以主语为界，汉语和日语的参数值最大，管辖语域可以扩展到有时体的根句 (root clause)，意大利语，俄语，冰岛语分别代表中间的两个参数。此参数列与 Chomsky 的约束理论一起形成普遍语法中的一条规律。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很多 (Finer and Broselow, 1986; Finer, 1991; Hirakawa, 1990; Matsumura, 1994; Wakabayashi, 1996; Akiyama, 2002)。最早根据约束理论来研究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的是 Finer and Broselow (1986)，他们考察了 6 名母语是韩语的英语学习者如何习得英语反身代词，

之后 Finer (1991) 又增加了实验者, 指出普遍语法是可及第二语言习得的。Hirakawa (1990) 考察了母语是日语的英语学习者如何习得英语反身代词, 也主张普遍语法可及第二语言习得。

在 Manzini and Wexler 提出管辖语域参数化之后, 围绕管辖语域·主语指向性·反身代词结构形态三者关系的理论不断出现。普遍语法中简单反身代词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长距离指向和只能主语指向, 复合反身代词只能局部指向和主语, 宾语指向都可以。很好解释这些反身代词特点的理论是 Battistella (1989) 提出来的逻辑移位分析, 之后 Cole, et al. (1990) 和 Cole and Sung (1994) 对此不断完善。还有 Progovac (1992, 1993) 提出的不需要移位的相对化主语分析。

逻辑移位分析把简单反身代词分析为 N^0 , 复合反身代词分析为 NP。因为简单反身代词是中心语 (head, 即 N^0), 同时从 INFL 到 INFL 移位是从中心语到中心语移位, 所以简单反身代词在逻辑式 (LF) 中移入 INFL, 然后再从 INFL 到 INFL 进行连续层级移位。通过移位长距离约束变成局部约束, 使长距离指向变为可能。同时, 主语需要与中心语 INFL 保持一致, 所以简单反身代词只能主语指向。复合反身代词不是 N^0 , 所以不能利用 INFL 进行中心语移位, 因此只能局部约束。复合反身代词是 NP, 附加在 VP 上, 受主语和宾语的 C 统制, 所以可以指向主语和宾语。

相对化主语分析主张, 在对管辖语域的定义中, 简单反身代词的主语是 X^0 (即 AGR), 复合反身代词的主语是 XP。简单反身代词可以把管辖语域扩展到句中的第一个 X^0 , 然后与 AGR 的 Spec (即主语) 同标。复合反身代词把管辖语域扩展到句中的第一个 XP 主语。AGR 可以与句中其他的 AGR 节点形成语链。通过语链, 简单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便扩展到了根句, 可以接受长距离约束。由于与 AGR 的 Spec (即主语) 同标, 只能指向主语。而复合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不能扩展, 只能局部约束。同时由于是 XP, 可以指向主语和宾语。

逻辑移位分析和相对化主语分析强调的是, a. 结构形态是简单反身代词, 长距离约束和主语指向性一致; b. 结构形态是复合反身代词, 局部约束和主语宾语都可指向一致。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如果不同结构形态反身代词也表现出管辖语域和先行词指向的一致性, 说明普遍语法起作用。关于这一方面的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都是有长距离约束特征的语言, 比如, 汉语, 日语, 韩语等 (Thomas, 1991, 1993, 1995; White et al., 1996; Yuan, 1998; 黄等, 2005; 曾, 2012)。

Thomas (1991) 以母语是日语的英语学习者和母语是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对象调查了英语反身代词习得。她发现母语不一样但对英语反身代词习得很相似, 所以母语并没有影响第二语言习得, 而且语言习得程度对第二语言习得也没有影响。Thomas (1995) 调查了日语反身代词「自分」的第二语言习得。一组调查对象是和日

语反身代词一样有长距离约束特征的母语是汉语，母语是韩语和母语是泰语的日语学习者，一组调查对象是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结果发现 40% 的学习者接受长距离约束，其中 7 人还接受宾语为先行词。她认为这些学习者可能把反身代词「自分」误以为代名词，因为代名词指向必须在管辖语域之外。但总体上，她认为普遍语法还是对第二语言习得起作用。另外，两组学习者在宾语先行词理解上没有明显区别，所以和 Thomas (1991) 的结果一样，认为母语并没有影响第二语言习得。

Yuan (1998) 研究了母语是英语和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情况，他发现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比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汉语反身代词“自己”，所以认为母语影响第二语言习得。黄等 (2005) 的研究也发现一样的结果。这一结果与 Thomas 的研究结果不同。另外，Yuan (1998) 结果发现长距离约束与主语指向性没有相关性。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理解汉语反身的代词的主语指向性都有困难。Yuan 和 Thomas 一样，认为两组学习者在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习得中并不违背普遍语法。

曾 (2012) 研究了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和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情况。结果发现母语英语影响很大，母语正迁移促使成功习得和母语反身代词相似的“他自己”，但负迁移阻碍了和母语反身代词相异的“自己”。

4. 实证研究

4.1 研究方法

汉语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先行研究中，主要研究汉语简单反身代词的习得，研究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习得的很少，这样很难全面掌握不同结构形态反身代词习得情况。另外，主要以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有不同母语的比较，可以更加全面探究汉语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本研究以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和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为调查对象，因为英语和日语有可比性。研究的调查材料是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和复合反身代词的第二语言习得。

测试句子如 (11)“自己”有限复句，(12)“他自己”有限复句，(13)“自己”双宾语单句，(14)“他自己”双宾语单句这样的句型 4 套，共 16 句。另外还有其他句型的句子 8 句，调查问卷一共 24 句。提示方法如 (11) 所示的量表语法判断法。24 句在问卷调查中是随机排列。为了方便初级学习者，每个句子上面都标注了拼音。

(11) 句型 1: “自己”有限复句

zhāngsān juéde lǐsì duìzìjǐ méixìnxīn
张 三 觉 得 李 四 对 自 己 没 信 心。

“自己”可以指

	肯定可以	大概可以	大概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张三”?	[A]	[B]	[C]	[D]
“李四”?	[A]	[B]	[C]	[D]

(12) 句型 2: “他自己”有限复句

小王 知道 小李 讨厌 他自己。

(13) 句型 3: “自己”双宾语单句

张三 给 李四 看了 自己 的 照片。

(14) 句型 4: “他自己”双宾语单句

爸爸 邮给 小明 一台 他自己 的 笔记本电脑。

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 71 名, 实验调查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实施。来到中国学习汉语 1 - 2 年, 在初级汉语学习班的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 35 名, 学习汉语 3 - 4 年, 在中级汉语学习班的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 19 名, 还有在中国生活 5 年以上的母语为英语的高级学习者 17 名。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 58 名, 实验调查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学习汉语 1 - 2 年, 在初级汉语学习班的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 27 名, 学习汉语 3 - 4 年, 在中级汉语学习班的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 15 名, 学习汉语 5 年以上, 有过留学中国经历的母语为日语的高级学习者 16 名。此外, 31 名母语为汉语的母语话者作为控制组参加了实验调查。给所有参加实验调查的协力者支付了感谢费。

4.2 数据处理

问卷上的选项“肯定可以”计入 3, “大概可以”计入 2, “大概不可以”计入 1, “肯定不可以”计入 0, 进行统计。即, 最高是 3, 是调查者认为最可以接受的反身代词先行词, 最低是 0, 是调查者认为完全不可以成为反身代词先行词。统计采用 Tukey 多重检定。

4.3 结果和分析

4.3.1 有限复句汉语“自己”的习得结果

汉语“自己”是既可以长距离约束又可以局部约束的反身代词, 所以长距离主语和短距离主语都可以是先行词。日语当中的反身代词「自分」和汉语“自己”特征一

样，但英语的反身代词 **himself** 和汉语“自己”特征不一样，只能短距离主语。如果受到母语影响，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将会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汉语“自己”。这种情况下预测的结果是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对于长距离主语的接受度会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高，同时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对于短距离主语的接受度会高。

表 2 对于有限复句“自己”的先行词接受结果

	初级		中级		高级		汉语 控制组 (标准 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长距离 主语	1.77 (0.27)	1.79 (0.18)	1.45 (0.28)	1.57 (0.25)	1.64 (0.21)	1.94 (0.34)	2.82 (0.19)
短距离 主语	1.93 (0.15)	1.95 (0.29)	2.18 (0.08)	2.11 (0.20)	2.09 (0.19)	2.13 (0.24)	1.84 (0.61)

表 2 是两组学习者在“自己”有限复句测试句中选择先行词的接受结果。两组学习者在长距离主语的接受度上都与汉语控制组有差异 ($p < .05$)，在短距离主语的接受度和汉语控制组没有差异 ($p > .05$)。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对于长距离主语的接受度并没有增高。但是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对于长距离主语的接受度有所增高。而且，两组学习者对于短距离主语接受度要高于长距离主语。结果看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并没有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汉语“自己”。

4.3.2 有限复句汉语“他自己”的习得结果

在有限复句中汉语“他自己”受到局部约束，接受短距离主语的程度要高。与汉语“他自己”一样，日语「彼自身」和英语 **himself** 都是受局部约束的反身代词。如果受到母语影响，两组学习者短距离主语的接受度都应该高。

表 3 为两组学习者在“他自己”有限复句测试句中选择先行词的接受结果。两组学习者对于短距离主语的接受度都高于长距离主语。对于长距离主语接受度最低的是母语为日语的高级学习者 ($p < .05$)，比汉语控制组更加不能接受长距离主语。在短距离主语的接受度上，母语是日语的中级学习者和母语是英语的中级学习者低于汉语控制组 ($p < .05$)。从结果上看，两组学习者在初级学习阶段受到母语的负迁移

影响,先行词指向和汉语控制组一致。中级学习者的先行词结果和汉语控制组不同,说明在学习思考过渡当中,先行词的指向不稳定。到了高级学习阶段,又恢复到了和汉语控制组一样的结果。

表 3 对于有限复句“他自己”的先行词接受结果

	初级		中级		高级		汉语控制组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长距离 主语	1.41 (0.13)	1.62 (0.22)	1.25 (0.18)	1.51 (0.18)	1.09 (0.17)	1.54 (0.20)	1.58 (0.12)
短距离 主语	2.09 (0.11)	2.15 (0.16)	2.02 (0.15)	1.97 (0.33)	2.13 (0.22)	2.25 (0.18)	2.52 (0.19)

4.3.3 双宾语单句汉语“自己”的习得结果

在双宾语单句中,汉语“自己”具有主语指向性,对于主语的接受度很高。日语「自分」和汉语“自己”一样在双宾语单句中具有主语指向性,而英语 himself 没有主语指向性,主语和宾语都可以作为反身代词的先行词。所以如果受母语影响的话,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会对主语接受度高于宾语,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容易习得汉语“自己”。

表 4 为两组学习者在“自己”双宾语单句测试句中选择先行词的接受结果。在母语接受结果上,母语是英语的初级学习者和中级学习者与汉语控制组有差异 ($p < .05$),高级学习组和汉语控制组没有差异。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对主语的接受度上与汉语控制组没有差异。在宾语接受度上,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低于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 ($p < .05$),母语是日语的初级学习者低于汉语控制组 ($p < .05$)。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在主语接受度上随着汉语水平提高而出现提高趋势,在宾语接受度上呈现下降趋势,所以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逐渐趋向汉语控制组。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比汉语控制组更难接受宾语作为反身代词的先行词。这一结果可以说受到母语日语的正迁移影响。

表 4 对于双宾语单句“自己”的先行词接受结果

	初级		中级		高级		汉语 控制组 (标准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日语 (标准 差)	英语 (标准 差)	
主语	2.80 (0.09)	2.42 (0.08)	2.60 (0.21)	2.41 (0.30)	2.73 (0.14)	2.65 (0.17)	2.93 (0.06)
宾语	0.49 (0.19)	1.49 (0.05)	0.78 (0.21)	1.30 (0.13)	0.77 (0.22)	1.19 (0.14)	1.41 (0.18)

4.3.4 双宾语单句汉语“他自己”的习得结果

汉语“他自己”在双宾语单句中，既可以指向主语又可以指向宾语。日语「彼自身」和英语 himself 也是既可以指向主语又可以指向宾语。所以，如果受到母语影响，我们期待两组学习者都可以容易习得汉语“他自己”。

表 5 是两组学习者在双宾语单句测试句中对于汉语“他自己”的先行词接受结果。对于主语的接受度两组初级·中级·高级的学习者都和汉语控制组没有差异 ($p > .05$)。但是对于宾语的接受度上，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各个水平上都低于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也低于汉语控制组 ($p < .05$)。母语是英语的中级学习者对于宾语的接受度低于汉语控制组，但母语是英语的初级和高级学习者和汉语控制组没有差异。母语是英语的初级学习者受到母语英语影响，和汉语控制组表现出了一样的先行词接受结果。母语是英语的中级学习者出现了结果的不稳定，但到了学习汉语的高级阶段又和汉语控制组一样，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稳定习得汉语双宾语单句“他自己”状态。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随着学习水平的提高，也没有达到和汉语控制组一致的结果。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接受主语要高于宾语。通过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是受到了母语的负迁移影响，但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的结果，却没有受到母语正迁移影响。

表 5 对于双宾语单句“他自己”的先行词接受结果

	初级		中级		高级		汉语控制组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日语 (标准差)	英语 (标准差)	
主语	2.52 (0.12)	2.21 (0.33)	2.28 (0.42)	2.51 (0.28)	2.58 (0.19)	2.19 (0.42)	2.73 (0.11)
宾语	0.94 (0.21)	1.89 (0.28)	1.25 (0.49)	1.30 (0.12)	0.89 (0.27)	1.66 (0.15)	1.93 (0.22)

4.3.5 有限复句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结果比较

在汉语有限复句中，“自己”和“他自己”在先行词指向上的相同点是都可以短距离指向，不同点是“自己”可以长距离指向，但“他自己”不可以。

图 1 是在有限复句中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长距离指向比较。可以看出“他自己”不可以长距离指向上，两组学习者和汉语控制组一致，但是在“自己”可以长距离指向上，两组学习者和汉语控制组有差距。母语是日语的汉语高级学习者和母语是英语的汉语高级学习者，“自己”长距离指向高于“他自己”长距离指向。说明两组学习者随着学习水平提高，还是有“自己”可以长距离指向但是“他自己”不可以长距离指向的理解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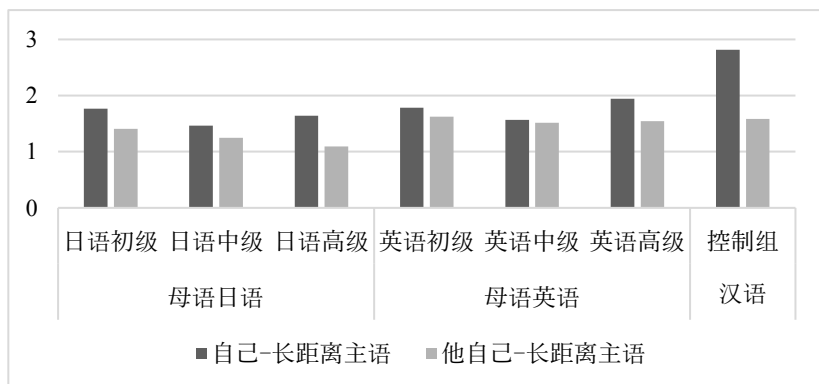


图 1 有限复句“自己”和“他自己”的长距离主语指向比较

图2是有限复句中“自己”和“他自己”的短距离指向比较结果。“自己”和“他自己”都可以短距离指向，但“他自己”只能短距离指向。通过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学习者都很好的接受短距离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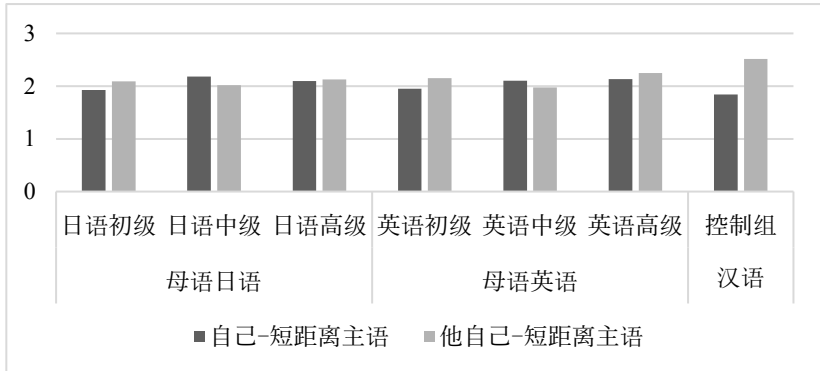


图2 有限复句“自己”和“他自己”的短距离主语指向比较

4.3.6 双宾语单句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结果比较

汉语双宾语单句中，“自己”和“他自己”的先行词指向相同点是都可以接受主语，不同点是“自己”只能指向主语，不能指向宾语，而“他自己”主语和宾语都可以指向。

图3是双宾语单句中两组学习者对于“自己”和“他自己”的宾语指向接受结果。结果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宾语接受度上，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和汉语控制组更不能接受宾语。在“他自己”的宾语接受度上，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也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和汉语控制组接受宾语度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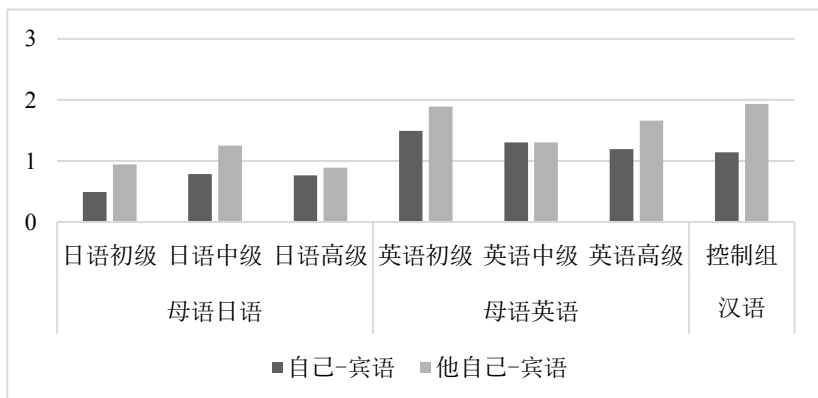


图 3 双宾语单句“自己”和“他自己”的宾语指向比较

图 4 是双宾语单句中两组学习者对于“自己”和“他自己”的主语指向接受结果。两组学习者和控制组没有差异，“自己”和“他自己”都可以接受主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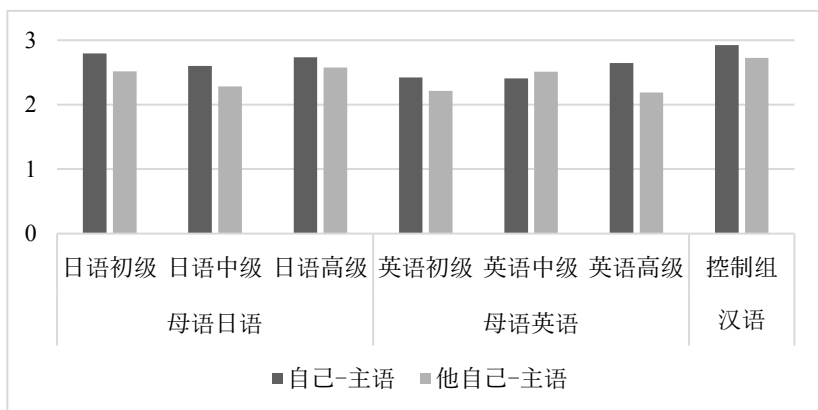


图 4 双宾语单句“自己”和“他自己”的主语指向比较

5. 综合考察

5.1 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自己”的习得

日语「自分」和汉语“自己”无论在有限复句还是双宾语单句中先行词指向是完

全一样的。所以如果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理解汉语“自己”的句子时,把汉语“自己”当成母语中的「自分」来判断时,母语是日语的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者在先行词指向上应该出现和汉语控制组一样的倾向。但是,通过表 2 和图 1 的结果看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有限复句中并没有和汉语控制组一样,对于汉语“自己”的长距离主语接受不高。从这一结果来判断的话,母语日语「自分」并没有影响到汉语“自己”的习得。不过,通过表 4 和图 4 的结果看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双宾语单句中是和汉语控制组一样对于主语的接受度很高。从这一结果来看,母语日语「自分」又正迁移影响到汉语“自己”的习得。这里就要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有限复句中,母语没有影响到二语习得,但在双宾语单句中,母语影响到二语习得?

在先行研究中,一些研究支持母语影响第二语言习得 (Yuan, 1998; 黄等, 2005; 曾, 2012), 一些研究不支持母语影响第二语言习得 (Thomas, 1991, 1995)。但是, 本次调查的结果是在不同句型上表现出来的不同结果, 这是自相矛盾的结果。

日语反身代词除了「自分」, 还有和「自分」非常类似的「自分自身」。「自分自身」和汉语“自己”不同, 在有限复句中只能指向短距离主语, 并不是长距离主语。在双宾语单句中, 「自分自身」和「自分」一样具有主语指向性。我们很难分辨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理解汉语“自己”时, 是当作「自分」来理解, 还是当作「自分自身」来理解。不管是当作「自分」来理解, 还是当作「自分自身」来理解, 在双宾语单句上都会接受主语 (表 4, 图 4)。在有限复句中, 两者就会冲突, 如果当作「自分」来理解就可以接受长距离主语, 如果当作「自分自身」来理解就会接受短距离主语, 也许这种冲突,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的结果并没有和汉语控制组一样。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自己”长距离约束的习得有难度, 即使汉语高级学习者也没有得到和汉语控制组一样的结果。但是对汉语“自己”的主语指向性习得没有难度。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长距离约束与主语指向的相关性。

5.2 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他自己”的习得

汉语“他自己”, 在有限复句中指向短距离主语, 在双宾语单句中既可以指向主语又可以指向宾语。日语「彼自身」和汉语具有一样特征。如果母语影响汉语习得,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应该容易习得汉语“他自己”。从表 3 和图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理解有限复句汉语“他自己”时, 可以完全接受短距离主语。所以从这一结果, 母语日语正迁移影响促进了汉语“他自己”的习得。但是从表 5, 图 3, 图 4 的结果可以看出,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双宾语单句汉语“他自己”的理解上更加接受主语, 在接受宾语的程度很低。而且初级·中级·高级学习者是一

样的倾向。从这一结果来看，在双宾语单句上，母语日语并没有促进汉语“他自己”的习得。所以，母语日语学习者在汉语“他自己”的习得上，容易接受主语（包括短距离主语），但很难接受宾语。

5.3 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习得总结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的习得，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宾语接受的习得上有难度。在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主语指向性和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主语接受上没有难度。

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汉语“自己”和“他自己”习得的结果相同的是，距离“自己”和“他自己”最近的主语，容易被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接受（图2，图4）。在有限复句中，距离“自己”和“他自己”最近的是短距离主语，在双宾语单句中，距离“自己”和“他自己”最近的是句子的主语。在句子理解的心理学实验中，提出解析器（parser）在读解句子时，会运用主语优先理解模式和最近方略（the most recent filler）。即，在理解句子时，会遵循题元优选等级（thematic hierarchy），题元中的施事（agent）和经事（experiencer）有优先趋势，受事（patient）等级低于施事和经事。优先趋势就可以表现在施事和经事主语的倾向上，而不是受事宾语。最近方略是指倾向于最近的施事和经事。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在理解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句子时，可以说使用了主语优先理解模式和最近方略。汉语高级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错误僵化，导致在理解汉语反身代词时，和初级·中级学习者一样采用一般认知句子理解方略来选择反身代词指向。

5.4 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自己”的习得

汉语“自己”，在有限复句中，既可以长距离约束又可以短距离约束，但是英语的 himself 只能短距离约束。在双宾语单句中，汉语“自己”只能指向主语，而英语的 himself 既可以指向主语又可以指向宾语。母语英语负迁移阻碍着汉语“自己”的习得。

表2，图1可以看出，在有限复句“自己”的习得中，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接受长距离主语还是困难的。通过表4，图3，图4的结果，在双宾语单句“自己”的习得中，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随着学习水平提高，在汉语“自己”习得上有和控制组趋向一致的倾向，指向主语接受度变高，指向宾语接受度变低。所以，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对于长距离主语“自己”的习得上有难度，但是在主语指向性“自己”的习得上相对容易。

5.5 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他自己”的习得

汉语“他自己”，在有限复句中，只能指向短距离主语，和英语的 himself 一致。在双宾语单句中，汉语“他自己”和英语的 himself 一样，既可以指向主语也可以指向宾语。如果母语英语正迁移促进习得的话，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容易习得汉语的“他自己”。

表 3，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在有限复句“他自己”的习得中，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接受短距离主语。表 5，图 3 和图 4 的结果显示，在双宾语单句“他自己”的习得中，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同时接受主语和宾语作为反身代词的先行词。所以，可以说母语英语正迁移促进了汉语的“他自己”的习得。

5.6 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对于汉语“自己”和“他自己”的习得总结

在很多先行研究中指出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反身代词“自己”时，长距离约束和主语指向性是习得难点。本研究的结果得出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反身代词“自己”长距离约束上和先行研究的结果一样，是习得难点。但是在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主语指向性上，并不是习得难点。

在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习得上，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受母语英语的正迁移影响容易习得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

5.7 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和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的比较

本研究调查的汉语反身代词有以下特征：a. 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主语指向和短距离主语指向；b. 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主语指向性；c. 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短距离主语指向；d. 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主语和宾语指向。

在 a 特征的习得上，两组学习者在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上都有难度。在 b, c 特征上，两组学习者都比较容易习得。在 d 特征上，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对于“他自己”的宾语指向很难接受。

两组学习者都在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上有难度，但在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主语指向性上容易习得。所以逻辑移位分析和相对化主语分析强调的长距离约束和主语指向性一致上，我们并没有看出相关性。

在 Yuan (1998)，黄 (2005) 中得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长距离约束，认为这是日语母语的优势。但是我们的结果并没有得到同一结果。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和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都在习得长距离主语上有难度。Chien et al. (1993) 指出在儿童的第一语言习得上，虽然儿童在自然语料

中能接触到“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但是这一知识习得比较缓慢，六岁的儿童仍不太接受“自己”的长距离指向，这说明即使有肯定证据，获得简单反身代词长距离约束知识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语言接触。

在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习得上，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比日语是母语的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母语日语没有促进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在宾语接受上的习得，但母语英语促进了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习得。

本研究调查的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汉语反身代词习得结果和曾 (2012) 的结果一致。母语英语促进了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的习得，但阻碍了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的习得。

本研究重点想要探究的引言中写到了三个问题：①日语反身代词和汉语反身代词特征一致，英语反身代词和汉语反身代词不一致。母语是日语的汉语学习者是否比母语是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容易习得汉语反身代词？②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究竟有什么影响？母语和第二语言特征一致是否会正迁移促进习得，不一致是否会负迁移阻碍习得？③儿童天生具备的语言初始状态的普遍语法对第二语言习得是否起作用？

通过本次调查，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并没有比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汉语反身代词。反而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比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更容易习得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他自己”。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母语日语中特征不一致的反身代词的存在，使得汉语反身代词的习得复杂化，特征一致的正迁移促进了习得，但特征不一致的阻碍了习得。母语英语正迁移促进了“他自己”的习得，但是负迁移阻碍了长距离反身代词的习得。所以母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第二语言的习得。

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两组学习者在汉语反身代词的某些特征上习得有难度，但是在一些特征上容易习得，所以普遍语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及第二语言习得。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同是汉字语言之间的习得容易受到母语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干扰反身代词的习得，比如，母语中其他的反身代词，或是主语优先理解模式和最近方略等一般认知理解方略。但不是汉字语言之间的习得不容易受到母语其他因素的影响，母语反身代词的正负影响直接作用到汉语反身代词的习得。

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对于汉语反身代词，我们除了提供肯定证据的句子之外，也就是汉语“自己”和“他自己”可以指向的句子之外，还要在教学中注意提供否定证据的句子，即汉语“自己”和“他自己”不能指向谁的句子。这样可以避免和防止在最初学习时的问题即使到了高级也难于掌握，产生错误理解僵化现象。

参考文献

- 西垣内泰介 2012. 日本語の再帰表現と阻止効果, 『神戸松陰女子学院大学研究紀要』 15 : 103-117
- 西垣内泰介 2014. エンパシーと阻止効果－「自分」の束縛と「視点投射」－, 『言語研究』 146 : 109-133
- 黄月园, 杨素英, 高立群, 崔希亮 2005.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反身代词习得的考察, 《汉语学习》 5:49-59
- 曾莉 2012.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对汉语反身代词的习得研究, 《华文教学与研究》 47:78-88
- Akiyama, Yasuhiro. 2002. *Japanese adult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ty condi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 27-54.
- Battistella, Edwin. 1989. *Chinese reflexivization: A movement to Infl approach*. *Linguistics* 27: 987-1012.
- Chien, Yu-Chin., Kenneth, Wexler. & Hsing-Wu, Chang. 1993.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long-distance binding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 229-259.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Cole, Peter., Hermon, Gabriella. & Sung, Li-May. 1990.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of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1: 1-22.
- Cole, Peter. & Sung, Li-May. 1994. *Head movement and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The case of Chinese ziji*. *Linguistic Inquiry* 25: 355-406.
- Finer, Daniel. L. 1991. *Binding parameter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L. Eubank (ed.), *Point Counterpoint: Universal Grammar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51-374.
- Finer, Daniel. L. & Broselow, E. I. 1986.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reflexive binding*. *Proceeding of NELS* 16: 154-168.
- Hirakawa, Makiko. 1990. *A study of the L2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6: 60-85.
- Huang, C. T. James. & Tang, C. C. Jane. 1991. *The local nature of the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in Chinese*. In J. Koster and E. Reuland (eds.), *Long-distance Anapho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63-282.

- Manzini, M. Rita. & Wexler, Kenneth. 1987. *Parameters, binding theory and learnability*. Linguistic Inquiry 18:413-444.
- Matsumura, Masanori. 1994. *Japanes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the locality requirement of English reflexives: Evidence for retreat from overgeneraliza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19-42.
- Mohanan, Karuvannur. Puthanveetil. 1982. *Grammatical relations and anaphora in Malayalam*.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63-190.
- Nishigauchi, Taisuke. 2014. *Reflexives binding: Awareness and empathy from a syntactic point of view*.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3: 157-206.
- Progovac, Ljiljana. 1992. *Relativized SUBJECT: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without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3:671-680.
- Progovac, Ljiljana. 1993.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Movement-to-Infl versus relativized SUBJECT*. Linguistic Inquiry 24: 755-772.
- Tang, Chih.-Chen. Jane. 1994. *A note on relativized SUBJECT for reflexives in Chinese*. In B. Lust, M. Suner and J. Whitman (eds.), 79-82.
- Thomas, Margaret. 1991. *Universal gramma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lexives in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67: 211-239.
- Thomas, Margaret. 1993. *Knowledge of Reflexives in a Second Langua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homas, Margaret. 1995. *Acquisition of the Japanese reflexives zibun and movement of anaphors in Logical Form*.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1: 206-234.
- Wakabayashi, Shigenori. 1996. *The nature of interlanguage: SLA of reflexiv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2: 266-303.
- Wang, Jia. L. & Stillings, Justine. T. 1984. *Chinese reflexives*. In C. Ning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Harbin Conference on Generative Grammar*. Harbin, Chi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100-109.
- White, Lydia., Hirakawa, Makiko. & Kawasaki, Takako. 1996. *Effects of instruction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the Japanese long-distance reflexive zibu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235-254.
- Yang, Dong. Whee. 1983. *The extended binding theory of anaphora*. Linguistic Research 19: 169-192.
- Yuan, Boping. 1998. *Interpretation of binding and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reflexive ziji by English and Japanese speaker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4: 324-340.

(要旨)

第二言語としての中国語における 再帰代名詞習得に関する考察

翟 勇

本論文では、中国語を学習している日本語母語話者と英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中国語の単純再帰代名詞と複合再帰代名詞の習得について調査を行った。日本語の再帰代名詞と中国語の再帰代名詞は同じ特徴を持つ一方で、英語の再帰代名詞は、中国語の複合再帰代名詞とのみ同じ特徴を持ち、単純再帰代名詞とは異なる振る舞いを示す。調査からは、次の四つの結果が得られた。①日本語母語話者が、英語母語話者よりも容易に中国語の再帰代名詞を習得するという結果は得られなかった；②中国語単純再帰代名詞の長距離束縛の習得に関しては、両グループ学習者ともに困難を示した；③日本語母語話者は、複合再帰代名詞の目的語指向の習得に困難を示すという結果が得られた；④母語において漢字を使っている場合、再帰代名詞の理解を左右するものとして、知覚の方略（例えば、もっとも近いフィラーの方略）、主題役割優先方略など母語以外の要因が大きい。一方、母語で漢字を使っていない場合、母語以外の要因が再帰代名詞の理解に与える影響は小さく、母語が直接的に第二言語習得に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と言える。